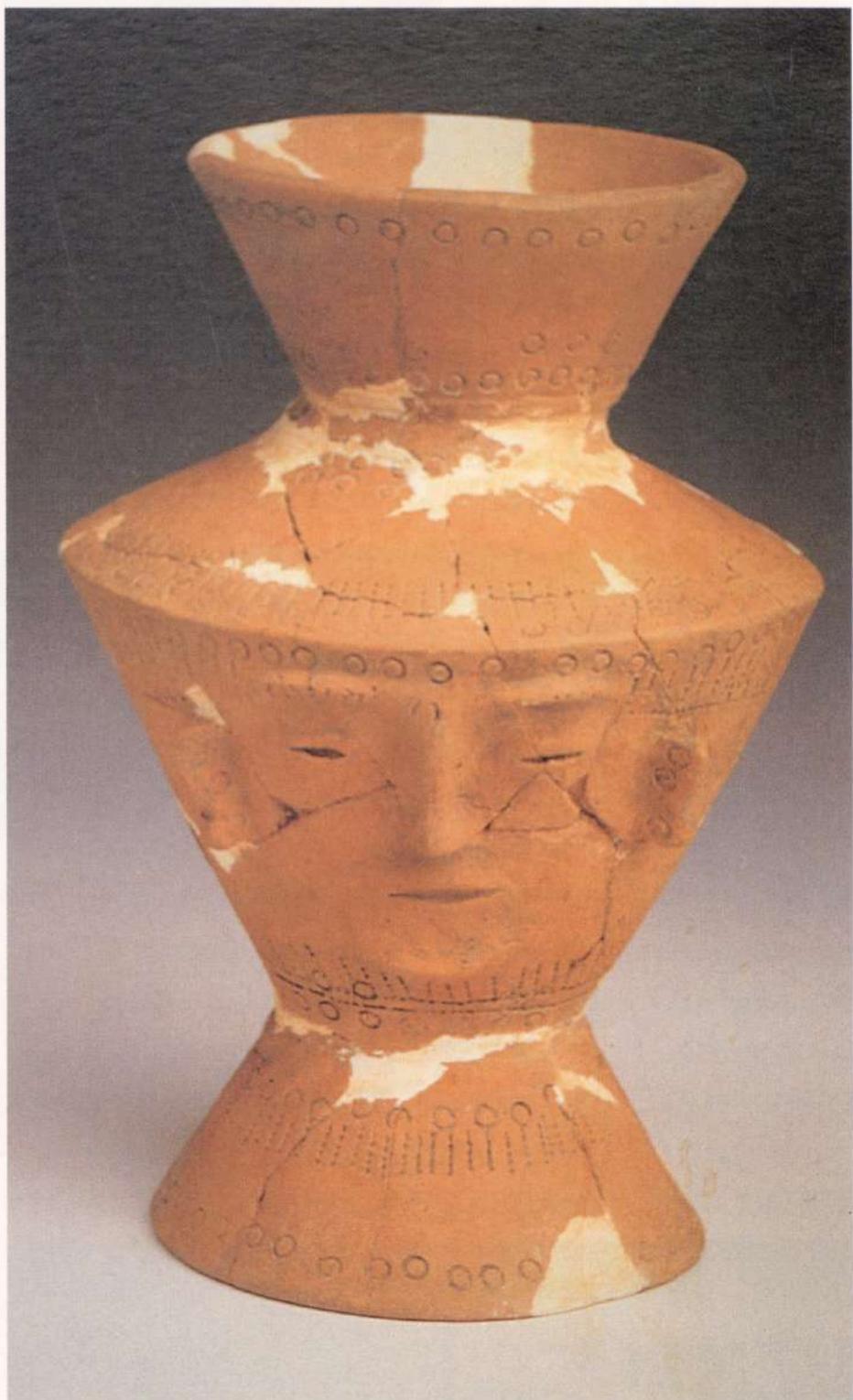


光陰的故事～

台灣史前時代的繩紋陶和印紋陶

文·圖／盧泰康



十三行遺址出土單把折肩人面紋罐

從陶器的復原和整理，可以拼湊出史前物質生活的點點滴滴，且聽古陶敘述的光陰故事。

在台灣史前陶藝發展史中，繩紋陶和印紋陶分別代表了新石器時代早期和晚期最具特色的陶藝製作方式。繩紋陶出現的年代相當早，在距今大約7000年前就已經出現，約略和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早期的年代相當。至於幾何印紋陶的盛行，已進入台灣新石器時代晚期，大約距今3000年前，約為中原地區的商周時代。印紋陶在台灣的發展，一直持續到鐵器時代，其壓印紋飾仍是陶藝裝飾技法的主流。

對於史前台灣先民生活的了解，無法從文獻資料中獲得太多的訊息，我們試圖利用考古學上的發現，重新拼湊起當時物質生活的一點一滴，而陶器的復原和整理，便是其中相當重要的工作。今天就讓我們藉由考古學上的成果，重新認識這些台灣史前先民的陶藝作品。





纏繞麻繩的陶拍、圓棍以複製大坌坑式繩紋陶

纏繞的藝術—繩紋陶器

顧名思義，便是在陶器器表施以粗細不等的繩索紋飾，這種裝飾手法，在新石器時代早期，流行於中國東南部各地早期文化中，其施印的方法大約分為兩種，一種是將繩索縛於木棒上，滾印於器表。另一種是將繩索纏繞於拍板上，拍印繩紋。從已發現的繩紋陶標本看來，繩紋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器身部份。唇口和頸部施印繩紋的比例較少，而施印方向中，垂直或水平皆有出現，紋飾單元間交錯重疊的現象經常出現。繩紋的盛行或許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植物纖維材料的廣泛運用，同時容器器表施以繩紋之後，能增加摩擦力，便於攜行（註一）。

在台灣各地的史前遺址發掘中，繩紋陶文化經常出現在較早的地層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於台灣北部的大坌坑遺址，其典型的繩紋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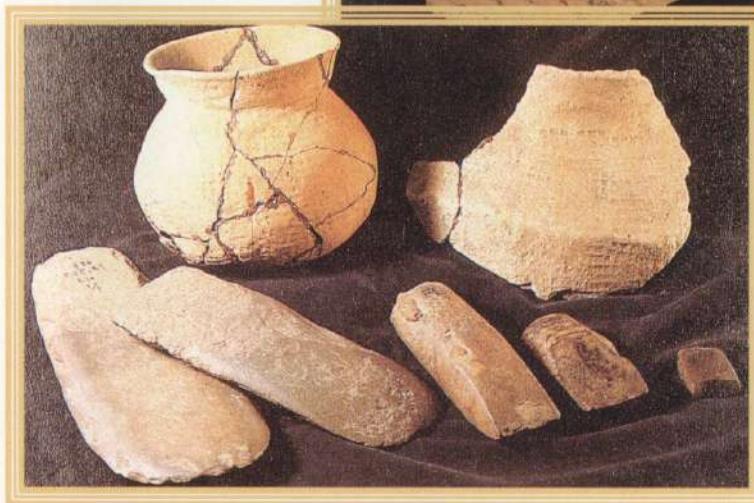
大坌坑文化陶器標本 左：唇口，右：器身

特徵是器身施繩紋、口部外側有一圈厚重突脊。大坌坑繩紋陶文化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例如時代較晚的台灣西海岸和北海岸的繩紋紅陶文化，應該都是大坌坑文化的後裔（註二）。

跳動的幾何—印紋陶器

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中國南方各省普遍流行以幾何印紋裝飾陶器表面，一般認為這裡是百越族活動的區域，台灣也在這一影響範圍之中，但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的印紋陶終究有部份差異，最明顯的不同是部份大陸地區出土的





植物園文化出土之印紋陶罐及石器

印紋陶，燒成溫度較高，稱之為印紋硬陶，製陶工藝技術達到較高的水平，部份地區甚至出現印紋硬陶和原始青瓷共同燒製的現象（註三），相對於台灣各地區出土的印紋陶，其燒成溫度大抵皆不會超過一千度左右。第二個顯著的差異是兩地印紋陶持續時間不一，中國南方的印紋陶在東周晚期已呈現衰退現象，而台灣地區的印紋陶，在西元前後（西、東漢之交）到西元八百年（宋代）這段時間，仍極為流行。



北海岸出土繩紋紅陶標本

台灣的印紋陶作品大致分為兩個階段，新石器時代晚期，大約距今三千年左右的印紋陶器，在全省各地皆有出土，其中較著名的是北部的植物園文化，其陶器上的印紋種類，包括了方格紋、曲折紋、編織紋等各式幾何紋樣。

位於淡水河出海口的十三行文化，是台灣史前鐵器時代的代表性文化，他的碳十四年代測定大約是距今兩千年到八百年左右，約略是中國歷史上漢代到宋代，這個時期的主要特徵是石器大量減少、鐵製工具已普遍運用在生活中。我們在八里十三行遺址中發現不少唐宋時期的漢人文物，可見當時這個民族和大陸之間接觸頻繁。一般來說，學界皆認定平埔族中凱達格蘭族，便是這群史前民族的後裔。同時，十三行文化尚分布在台灣東北部和宜蘭地區。





十三行文化方格印紋、編織紋陶器標本。

從出土的陶器看來，這個時期方格紋、編織紋、圈點紋仍然流行。另外，一件十三行出土的單把折肩罐上，除了壓印圈點紋之外，尚捏塑了人面造型於器身，十分有趣。

地處台灣南端恆春半島的龜山遺址，是另一個已進入鐵器時代的史前遺址（註四），這裡出土的印紋陶，除了常見的幾種幾何紋飾之外，尚發現相當罕見的人形印紋陶器，可愛的小人，一個接著一個形成了一圈帶狀紋飾。

註釋

註一：和傳坤，〈台中縣大肚山臺地及彰化南投縣境八卦山臺地史前文化調查報告〉，《台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81年九月一版，頁39。

註二：臧振華、劉益昌、朱正宜，〈台灣北



龜山遺址出土人形印紋陶標本。（引自李光周，1985）

海岸新發現的萬里加頭遺址—兼述鄰近的龜子山遺址〉，《田野考古》，1（1），頁35。

註三：文物編輯委員會，〈浙江紹興富盛窯—兼談原始青瓷〉，《中國古代窯址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頁1—8。

註四：李光周，〈墾丁國家公園考古調查報告〉，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台北，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121。

